

舒新城著

漫遊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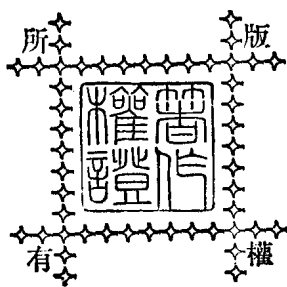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印行

舒新城著

漫遊日記

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初版



漫遊日記 (全一冊)

定價國幣四元八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舒新城

發行人 姚戟楣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四六九號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二二九六七)

序

我自十六歲（一九〇九）因讀曾文正公日記而學作日記，三十餘年來很少間斷。但以生活經驗的關係，初期日記所記的，大概爲課業之類。至二十四歲畢業湖南高等師範而後，一直到三十五歲（一九二八）雖然在職業上有教書、任學校行政職務及從事教育著述之不同，但仍在教育圈子裏過生活，日記所記述的，也脫不了與教育有關的事件。民國十七年夏改任辭海主編，十九年（一九三〇）入中華書局任編輯所長以至現在，雖然也是從事與教育有關的出版事業，但與社會各方面的關係較之純粹從事學校教育及教育著述者遠爲複雜，因而日記所記的也由教育而擴充到一般社會及人事人生各方面的問題。

三十五歲前直接從事教育的生活，有自傳式的我和教育詳紀之。關於遊歷方面者亦有蜀遊心影及故鄉兩書。此兩書一記十三年由南京去成都以及在成都之聞見，一記二十年由上海返故鄉（湖南澧浦）之行程，都是從書櫃中抽出，故均爲書信體。不過我的遊蹤實不只此。國外如日本、香港、國內如平津、魯豫、江浙各地，都有短期的考察或遊覽。因素寫日記，所以所經各地，均有記載。不過初無

意於寫成遊記，故所載均甚簡單。茲因十七年秋由寧遷杭時，無意中將民八至十五年之日記失去，民八以前者亦以幾度移居而散失（現在所存者只十六歲時之一全年）。對於十六年後之未散失者反增珍惜之念，而思有以整理發表之，以冀由個人生活的鱗爪中或可反映時代精神而為鞭策自己上進之工具。可是終以職務的關係不能如願。年來因國難困居孤島而稍有餘暇，但以國難故而不能利用此餘暇以從事所欲寫的工作，更因國難而惴惴於個人生活史料的日子，將難永遠保存而更不安。於是以此僅有的餘暇將近十五年來的日記略為翻閱，以冀從過去生活中得一些安慰。但在日記中發見當時所剪入的時事材料及修學治事處已待人的片段見解與考察遊覽各地的風習人情，每以時過境遷而恍似夢境。此固由於個人生活之變化多端，亦足以見時代變遷與歷史演化的迅速。因就其中與社會風尚、時代精神、個人思想有關之重要記載加以抉擇，而分為漫遊日記、史料偶錄、人生雜識三類，命長女澤湘摘錄之，得若干萬言，因分三部付印，冀將十數年之生活鱗爪集在一處，以減輕「惟恐或失」的慄慄，非敢言著述也。

此冊漫遊日記共分四編：一為扶桑紀遊，記民國十九年秋奉公司命赴日本考察出版業及教育的情形；二為北遊雜記，述民國十年及二十年赴平津豫魯考察教育的狀況；（民國十年者曾發表於

十年十一月上海時事新報學燈從該報錄出）三爲江浙漫遊記，述十九年至二十六年休假期中之遠足與旅行的情形，四爲香港六度行，則述二十七年至三十年困居上海因事不得不去香港的旅途概況，並將在各地所攝之照片擇要加入。四編之中，第三編所紀完全爲假日遊覽，故每在文字上表現優閑自在，但亦最足反映國難初期中社會秩序之安定，各種事業之勃興，亦卽中華民族不畏強暴之潛徵。「八一三」而後，爲着職責的關係，困居孤島，回想往跡雖有時不免有天上人間之感，但懸想到國運前途之光明，便又怡然自得，預料在不久的將來，必能回復故我，社會的各方面必有更長足的進步。三年來日夕所夢迴的青陽港的賽船，崑山的爬山，龍頭渚的聽潮，玄武湖的操舟，庚桑善卷兩洞的奇觀，海寧武康之間的竹巷，雪竇的瀑布，溪口的竹筏，以及京、蘇、杭、嘉、鎮、揚、川、湘、平、津、魯、豫等之舊遊地，與久擬遊而未曾遊的其他各地的大好河山，必能如願暢遊。那時將更詳寫遊記，以備再刊行一冊漫遊日記續集，以表現當時社會與個人生活的進步情形，以補償我四年來困居孤島的損失！

民國三十年七月一日上海

漫遊日記目錄

序……………一—四

扶桑紀遊……………一—六二

北遊雜記

一……………六三—八三

二……………八四—一二三

江浙漫遊記

從上海經杭州到南京……………一二五—一三八

青陽港及崑山……………一三八—一五四

常熟……………一五五—一五七

蘇州……………一五七—一五九

無錫

一五九—一八五

宜興

一八六—一八九

瘦西湖裏三小時

一八九—一九六

崇明

一九六—一九八

佘山

一九八—二〇〇

嘉興

二〇〇—二〇一

杭州

二〇一—二〇三

奉化

二〇三—二一五

香港六度行

一

二一七—二三〇

二

二三〇—二三六

三

二三六—二四九

四

二五〇—二五九

五 六

二五九十二七〇

二七〇—三〇二

記日遊

2)

漫遊日記

扶桑紀遊

民國十九年九月十二日 星期五

晴，今日起行去日本。

早七時，公司卡車即來車行李，因係短期考察，故僅攜衣物數件，裝成兩箱。

• 七時三刻錢歌川夫婦來寓，同去虹口滙山碼頭。此行共七人：陸費伯鴻夫婦及其公子銘中與王瑾士、李暮、歌川及我；李與歌川均任翻譯，歌川夫人爲送行也。八時由家出發，妻亦陪送至碼頭，八時二十分到，當爲攝電影數呎；八時三刻伯鴻等始到，九時開行。

船起碇時，留聲機奏西洋樂曲，用無線電放音。送者、行者各持彩紙，紙長數丈至十餘丈，直至船行紙盡，再揚巾揚帽各與親友道別，以至於彼此形影不見而後已。此情此境，日日演於黃浦江頭，但我尙

爲初嘗也。

船名上海丸，與長崎丸同爲日本郵船會社航行神戶上海間最速之二船，載重五千餘噸，今日午前九時起行，明日午前十二時可到長崎，後日下午三時半可到神戶。

船雖不大，設備還好：頭二兩等艙在第二層，每室一、二、三、四、五人不等，三等自十人至三十餘人；第三層少數客室外，爲吸烟室、交際室，均有書報紙筆；食堂在第二層，可容百數十人。此次客人不多，全船不過百餘人。每日西餐三頓，午茶一次；小孩則由保姆照料沐浴飲食等事。三等艙日人佔十之九以上。船出長江口後，風浪漸大，十二時後，西風迎面而來，船頗顛簸，同行者均未晚餐，瑾士、伯鴻夫人並嘔吐。六時半見海上落日甚美，起而攝影數張。夜雖就睡，但又熱又盪，頗不舒服；不過在同行中，尙以我爲最好。

十三日 星期六 晴

早六時，伯鴻即來室催起床，謂海景甚好。起至休息室稍坐，即早餐。飯後眺望海景，略似舟山：蓋羣島隱現，石礁矗立，已入日本海了。自長崎海口至門司，均爲日本要塞地帶，不許攝影，故僅能眺望而已。從上海至日本內海後，即用日本標準時而提早一小時，故早起看錶爲六時，船上已爲七時了。內

海多港，故船行平穩，有如在長江河中。照常例，午前十一時半可到長崎，因昨夜逆風，故下午一時半始到。同人均上岸乘人力車閑遊，至四時半方返。

長崎依山開埠，蜿蜒如蛇，其形勢赴日遊歷指南錄賴山陽一詩，很能描繪逼真，轉錄如下：

「一分是海二分山，夾海山爲碧玦灣；
官樓蠻館家萬戶，高低山色海光間。」

人力車在日本惟鄉間及小埠有之；長崎商業雖很發達，但不能列於日本大都市之林，所以人力車還是與汽車同時通行。車輪大而車身高，較上海者至少高大三分之一，故推行甚慢。取價一定，每小時日金八角。故我們七人遊三小時，共車費十五圓，合國幣近三十圓矣。

日本少女

初到大德寺，寺依山建立，已數百年。頂禮者不少，惟僅行禮布施，不燒香燭。寺外有通天閣，日人而營中國料理（菜館）之商店。瑾士因病未午餐，趨入小食，



久候彼不出，乃併上樓，並叫數菜共食之。則一切均日本式，惟菜味略似我國。食時每人予新筷一雙，每筷之中藏一牙籤，以紙裹之，紙上有籤語一，以卜吉凶。二時去崇福寺，寺爲我國人所修，內有施粥大鐵鍋，一直徑近丈。三時去諏訪神社，爲日本國家神社之一，依山延半里，旁有公園及圖書館。我們飲茶其間，遠眺海景，山色風光極好，只惜不能攝影。四時下山，在輪埠購現成照片數十張。五時起碇赴神戶，伯鴻之帽在岸遺忘，以其頭特大，無處可購（所失者係由德國友人在德特製者），故起碇後，特電長崎警察代尋。此行有數事可記：

一、車夫七人，每遊一處，有一人爲嚮導，對於各處情形，指示甚詳，而態度極謙遜，對於各地之歷史與特點尤能提綱挈領，擇要說明。到諏訪神社，由前門進，後門出，引導者之空車由其同伴代爲拉去，我們雜物也由他們代爲保管。且在途中休息，有兩人手不釋卷，閱覽晚報及雜誌，教育之普及，可以想見。

二、在諏訪神社下，見一乘腳踏車者，因讓我們的人力車，駛向學生羣中，將一年約十五六歲之學生撞着；該生衣服雖被污，但並不生氣，只回頭望着；乘車者則依車向之行禮，該生答之，略無爭執，各自前行。

三、日商人待顧客，禮貌極周，一進店門便叫歡迎。無論何物可以自由翻閱，乃至不購一物出門時，

店員亦必行禮，說聲「多謝。」非如我國南方商店之輕藐無禮。到埠交付車錢時，各車夫亦復鞠躬爲禮，全無爭持。

十四日 星期日

上午晴，下午雨。

午前船過下關之後，風景甚佳，經過島灘甚多，名稱不能盡記，亦不能盡舉，據指南所載如下：

「船過馬關關門之後，風景漸入佳境，先過周防灘、伊豫灘，復過來島，來島係瀨戶內海最狹之地，兩旁高山聳立，最大最快之輪船，亦須以最慢速度，牛步通過，頗覺另有興味。來島已過，所謂輕舟已過萬重山，却依舊在千百小島——波節岩、半島、縞島、小槌島、女木島、男木島等——中通過。過諸島後，前途豁然開朗，左首小豆島，右首四國山脈，宛然一幅畫圖。將到神戶時，可以看見明石古城，更有須磨舞子，海邊怪松，尤爲名勝。」

午餐後，海關派有專員在船檢查行李。成年者每人可帶雪茄五十支或紙烟百支，酒六瓶；其餘綢布等物，每人一件。因帶送人之綢達二十八匹，關員雖知非商品，但亦堅欲納稅，税金與貨價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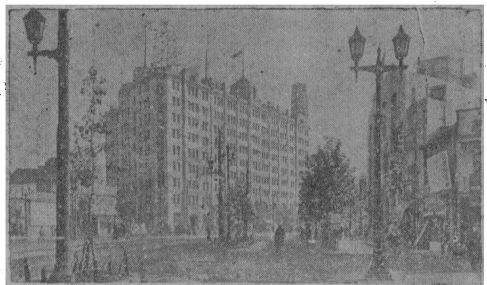
初議在神戶住一夜即去東京，故下午三時半船到埠前，即將行李交東方旅館接客者。不料到埠

時，日本同業及友人之來接者甚多，歌川之兄慕班亦到。大阪黑越油墨公司並派專員二人雇定汽車接往大阪。不得已，於四時一刻起行，五時一刻到大阪，寓堂島堂ビルホテル（堂島旅館）。

自神戶至大阪百有餘里，汽車雖須一小時，但急行電車只四十分。街道整潔寬暢。市區以外，雖係鄉村，但沿途仍有商家。路之兩旁，空地甚多。到大阪則烟突林立，天空如霧。蓋此地爲日本第一大工商業地方也。

旅館共八層樓，建築與設備完全倣西洋式，不過各種材料最大多數爲日本自製，不如我國之道地的倣效也。若不計匯水，房金價與上海略相等。（我與歌川兩人住雙鋪，日七元）。

到旅館後，除黑越之兩人外，並有他家同行（有自東京來者）代表來訪，周旋頗爲費事。六時晚餐於旅館後，留伯鴻在寓應客，我與歌川慕班外出，至大阪最熱鬧之街頭心齋橋大丸百貨店購文具及日文辭典。



館 旅 島 堂

街上行人往來如織，交通器具，概爲電車、汽車。出差汽車遍街皆是：二哩內五角，市內一圓，招手即來，無欺假。各種設施略似上海，惟路寬而不甚平。可是一切都係日人自己經營，非如上海之讓與外人也。昨夜在船上，擬將見聞之重要者寫給湘等，先將稿寄吳翰雲請其先錄出在小朋友發表，再送給家中，當寫成序言一段。照今日情形，恐不能繼續也。

夜伯鴻因傷風發熱咳嗽，不能睡，十二時半爲之按摩一小時，始漸入睡。

十五日 星期一

晴，午前九時，黑越即雇定環城週遊公共汽車一輛，伯鴻因病未去，餘均同行。九時半至川口天華俱樂部早點。天華爲完全華人所開之菜館，有亭榭花木，月租五百圓。據云生意很好，但菜極貴，二十圓一席，不及上海十二圓者。

公共汽車之賣票均爲女子，年齡很輕，不着和服，而着高跟鞋。制服略似數年前中國女生，短衣、對



大阪北濱街